



“重阳节”特别策划

孝有新声

(CFP图)



登高

□向贤彪

国人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。泉州的朋友来电催：“重阳节，来泉州登山吧！”一瞬间，脑海里闪现出明代诗人王灿的诗句：“黄花应笑关山客，每岁登高在异乡。”不觉想起前些年在泉州工作时登山的情景。

从小就喜欢登山，登得最多的是老屋后面的山。登上山顶，面对山下的阡陌房舍，放开嗓门大喊“我来了！”声音久久在山谷回荡。18岁离开家乡后，客居他乡，最喜爱的运动项目还是登山，而登得最多的是泉州的山。在泉州工作5年多，每登一次清源山，我都会在山顶的一块石头背后刻画一笔，迄今为止已经刻有20多个正字了。我曾骄傲地对朋友说：“这里的山记得我！”

山中树木记得我。山被苍翠绿色包裹着，绿是它的底色。漫山遍野的古树名木，塔松、红枫、刺柏、刺桐……数不胜数，把山径、峰峦、岩石、庙宇、亭榭渲染得错落有致。凤凰岩上有一株700多年的古樟，树冠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四季青翠常绿，荫福行人。弥陀岩边，有一株天侣树，一株洋蒲桃，树干相融、枝叶相融。据说那株洋蒲桃是200多年前，施琅将军从台湾将它移植过来的，从此与天侣树朝夕相伴、共繁共荣。每次登山，我都会抚摸古树，与之对视，享受大树的绿荫，更对树怀古，让浮躁的心灵得以沉静片刻。

山中清泉记得我。登上山，到处可见清冽的甘泉，奔泻而下，形成蔚为壮观的“泉窟观瀑”胜景。难怪这里有“清源”“泉山”之称，泉州也因“泉”而得名。“第一洞天”下面，有一组泉从石山缝隙里涌出，注入一尺见方的石孔中，这便是著名的“虎乳泉”。相传曾有一只母虎乳汁不足养活5只小虎，就把小虎带到泉边，小虎竟然吮吸泉水而成活……每次来虎乳泉边，我都会加入取水的队伍，有时哪怕久等也不嫌烦，只盼着打一壶清泉水带回家。回到家，忙不迭地沏一壶铁观音茶，慢慢品啜，回味无穷。

山中岩石记得我。岩石众多，且名字取得有趣，“龟岩”“狮岩”“云台”“舟峰”“罗汉峰”“一啸台”“飞来石”“擎珠峰”……行走于盘山小径，随处可见奇石、怪石、美石，这些石头除造型别致，富有灵气，能激发游人无尽的想象外，还与历史紧密联系，让人感受到历史与自然交融的魅力。紫泽洞旁，耸立着一块平坦巨石，人称“百丈坪”。据说抗倭名将俞大猷曾在石头上练武，人们又称“练胆石”。每次来这里，我都要在巨石前伫立许久，遥想当年俞大猷在此练武的情景，不由生发“练兵须练胆，带兵须带心”的感悟。蜿蜒的山间小径上，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头，上书“更向上去”四个苍劲大字。徒步登山的人到此，虽然累得两腿发软，气喘吁吁，但见“更向上去”的石刻，顿时增添勇气和耐力，奋力向山顶攀登。

青山不语，自有春秋。登山的过程是美的——用脚步丈量山径，用眼睛寻觅风景，一呼一吸间，体味山风的温柔，一饮一啄中，品尝山泉的甘冽。而登上山顶，又是另外一番气象。极目远眺，山川河流尽收眼底，峰峦叠嶂，绿野平畴，交织成一幅绿色的画卷；城中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又展示出一幅流动的壮观图景，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古老而又鲜活的故事。

每次登山，向上而行之时，我都会在心底记起台湾作家张晓风在一篇散文中的话：“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”



闽南志书里的重阳

●清·乾隆《泉州府志》云：“九日：登高，饮茱萸酒，唯士人间行之。”
●《南安县志》：“九月九日重阳节，士人每登高山，饮茱萸酒，此即‘太华峰头作重九，左手持整酒杯’之遗意也。”
●清·道光《晋江县志》：“重阳日不宜雨。谚云：‘重阳无雨一冬晴。’”
●清·乾隆《德化县志》：“冬来晴雨视重阳，云：‘重阳无雨一冬晴。’”
●清·乾隆《鹭江志》：“重阳，是日，士庶多延客往山上饮酒，名曰‘登高’。儿童或制纸鸢在山上风放去，以斗高下，名曰‘放风筝’。”

孝道，在回望中抵达

□邱文韬(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副校长)



今年国庆节，恰逢父亲70岁生日，我们一家人坐上回鄂的动车，穿过横亘闽赣边界武夷山脉长长的隧道，越过环绕湘赣流域江南丘陵起伏的山丘，就回到了老家湖北阳新。这是全家人第一次在非寒暑假回家。

家中姐弟除我一人不在外，悉数在父母身边，因为职业缘故，我诸如中秋、国庆等节日，从未回过老家。父母尤其挂怀出门在外的我，工作之初，父母总爱在周末与我视频，那时的我总热衷于社交应酬、运动游戏等，常常无暇顾及，即便接通也是寥寥数句草草收场，有时连续呼叫未接通，父母的电话就接踵而至，而我接听电话也是没耐心，还没开头就要挂断……

随着年岁渐长，我才渐渐懂得父母的牵挂与孤独。每次视频时，他们仔仔细细地端详我，林林总总地交代，反反复复地叮嘱……一点点神色变化、一丝丝情绪波动、一个个眼神回避，总难逃他们的“火眼金睛”，仿佛他们对我的点滴生活与阶段成长一辈子都充满了耐心和兴趣，而我对父母的世界却兴味索然、心不在焉。

在网络上，我们有很多“中国式父母”的讨论，却鲜有“中国式子女”的话题。社会关注“留守儿童”，却忽视“留守父母”，是不是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有关父母的选项永远排在孩子的选项之后？而现实生活中，即便父母把精力都给了孩子，但亲子关系未必变得更和谐。不少成年人陷入了对上不能尽孝，对下不能让孩子正确认识孝道的两难处境。

家里姐弟五个，父母总是把满心的担忧和真挚的爱意倾注于出门在外的我身上。尽管父母年老体衰，且对跨地区生活有诸多不适应，但还是坚持把我两个孩子带到上小学，而我们却把多数时间和好的情绪都留给了他人。在其他亲人不遗余力地规劝我辞职返乡时，父母却还是始终如一地期待我：做好本职工作、培育好孩子就是最大的孝道。

回到家已是万家灯火，客厅里早已摆好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，每一道菜，父母都在回家前的电话中反复与我们确认……

当我们感受并理解父母的爱时，我们的孝才有价值。《尚书》云：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”作为教育工作者，除了给学童注入尊重、时间与耐心，我们还要将孝道融入个人修养、价值追求与教育体系，关心每一个孩子，教化每一个灵魂，以新时代的价值定义孝的真谛。

适度放手，亦是孝顺

□陈婉玲(软件开发产品经理)



当我步入而立之年，父母的样子便不忍细看。他们眼角每一道皱纹都烙在我的脑海里，每一根白发都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他们每一次眯起眼，远远查看手机的笨拙模样都刺在我的软肋上。面对父母老去，我曾每日视频、买自以为好的东西表孝心，却把我们困在情感的枷锁里。直到后来才懂，真正的孝是情感的克制，“适度放手”的孝也是爱他们的一种方式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，是拒绝牺牲式付出。我的母亲是典型的“中国式父母”，世界小得只剩下厨房和我们，她总为我们做饭推掉朋友聚会。我吃着她做的饭长大，却没问过她是否喜欢做饭，只会记得点外卖时她的指责：“我辛辛苦苦做饭，你们还要点外卖！”牺牲式付出里，“为你好”是一种隐形控制，会让父母变得强势。真正的孝，不应该把父母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就像春天的花不该只为果实绽放，父母的生活里，也该有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，是与父母保持一定的边界。作为一名90后，我成长在时代的风口浪潮里，经历着思想革新，不断重塑内在自我，生活中的彷徨与困惑，父母很难理解。社会会奖励有创新力和独特性的人，但父母看不到，当我说人要关注自我，他们听不懂。因为父母的大半生都是熬过来的，他们被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为家庭让步，为子女妥协，关注自我本就是奢侈的事情。所以，真正的孝是接纳彼此的不同，找到舒适的安全边界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，是勇敢告别，这一课是婆婆教会我的。那年，婆婆的母亲病逝，葬礼上一片哀戚，婆婆却没显出太多悲伤，只是里里外外地张罗着接待宾客。葬礼后没几天，婆婆就收拾行李出门旅行了。按照传统观念，守孝期怎么能远游呢？婆婆的回忆我至今记得清楚，她说：“我妈在的时候，我天天陪着她，该做的都做到了。守孝是做给别人看的形式，孝是让自己问心无愧，是当下的陪伴。父母走了，做子女的，得替他们好好活。”

生活不会等我们准备好才开始告别，父母的老去也是。所以爱别等，孝别迟。有人说，养育孩子，最终是完成一场盛大的告别，我认为，孝也是如此。如今，我渐渐变成了父母的客人，但是彼此情感的克制与牵绊，反而让这份孝顺有了笑声。

约稿

“三言堂”是泉州晚报《清源》副刊重点打造的品牌专栏，获评“中国晚报优秀专栏”“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”。栏目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创作的小杂文，每篇600字左右。来稿要求题目自拟、轻松可读、观点鲜明，附作者生活照和个人简介。

下期话题预告：人生“试验田”

“秋招”正热，应届生们穿梭于各大公司的面试间，而许多在校的同学，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习。有人只匆匆攒个经历，也有人把它当作人生的“试验田”，在摸索中学习，在试错中成长……作为“过来人”，你在实习的日子里是否有什么独特的体会？你或许在此播下职业理想的种子，检验它是否为你心中所爱；也或许日后从事与之无关的工作，但在实习期收获了技能、眼界与更清晰的自我认知。这片“试验田”不问最终收成，只为未来的深耕，做一次真诚的准备。诚邀您分享实习经历的感悟与所得，为后来者提供可参考的经验。

投稿邮箱：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三言堂”)
截稿日期：11月8日

不打折扣的孝心

□陈嘉奖(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)



世间的情义，并不在豪言壮语里，而藏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中。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，让我重新思考“孝心”二字的分量。

那天，我陪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杨总，与建筑公司的洪总见面。办公室里，当我们品茶边谈生意时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忽然推门而入，脚步微颤，径直坐下。洪总笑着用闽南话问：“妈，你喝茶吗？”老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。偶尔，她也会插上几句，让杨总感到有些尴尬。一个老人在商业洽谈时静静旁听，这场景，总让人心生几分不解。

当我们各自猜测事情的蹊跷时，到了晚饭时间，老太太也坐在桌边，对菜色颇有兴致，她一会儿说好吃，一会儿又笑着要加盐，洪总忙着为她夹菜，并道出了真相：“我妈得了老年痴呆，现在就像个小孩。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，只能带在身边，让她自在一点。”

杨总听罢，沉默片刻，忽然笑道：“洪总，孝心十足，不打折扣。不过，我的产品，要打折扣——立马减价百分之五。”顿时，空气中弥漫着温馨的气息。

有些生意靠算计，有些成交靠真诚，而有些信任，则建立在一份孝心之上。

“孝”字，古人释义为“善事父母”。但在当今社会，它常被误解为单纯的物质供养。真正的孝，不只是金钱的给予，更是时间与耐心的陪伴。洪总生意繁忙，却在忙碌中腾出一份温柔的位置，留给老母亲专用，一点都不畏生意场上人言的“嫌弃”。这份心意，看似平常，却胜过许多用金钱堆砌的孝顺包装。

在价值常被价格衡量的今天，仍有一些价值是无可取代的。我想，杨总之所以动容，进而给出折扣，正是对洪总的人生态度的投资。从一个商人的角度，他看见了洪总作为儿子的那份柔软。生意因此成了情感的延伸，而孝心，也成了最动人心的“品牌”。



搪瓷杯

□周国球

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，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报名那天，父亲请了半天假，挑着二哥读书用过的木箱子和被褥以及大米、咸萝卜干和煤油灯等一担物件，我尾随父亲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，向二十里开外的镇中学走去。因为路途远，我在学校住宿，一个星期回家一趟。一个学期后，同村的两个同学退学了，我也因害怕一个人走山路过坟区，新学期报名时，我向母亲提出不想去上学了，父亲得知后，像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抓住我，不由分说一顿教训，我本能地挣扎逃脱，父亲则在身后追我。就这样，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绕着村庄前后跑了几个回合，招来全村人驻足观看，最后还是被吓得脸都变色的母亲哭着喊着把父亲拦下，我也只好乖乖地去学校报名，这也是平时慈爱可亲的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。初中毕业时，学校给每个毕业生发了一个白色搪瓷杯。回到家后，我顺手给了父亲，说是送给他喝水用。父亲高兴地接过搪瓷杯，仔细端详并沉思了许久。或许父亲在想，如果没有那顿教训，眼前的儿子早已没书读，更没有这个搪瓷杯了。

父亲为了供我上学真是竭尽所能，从早到晚挣工分。为了凑足每学期10元的学费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踏着露水上后

山去砍柴，然后赶回生产队出早工，傍晚收工后又到山上把木柴捆好挑到五公里远的地方去卖。每逢“双抢”季节，学校都会放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干农活，可是父亲却从来不让我去田里帮忙，只要求我在家好好复习功课。面对邻居的不解和质疑，父亲总是说：“崽崽若是干个农活的命，以后有的是时间下田，现在就是要把书念好。”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参加高考落榜了，父亲平静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年纪还小，再去读。”复读后又名落孙山，父亲还是鼓励我去复读，可我却执意报名参军，想换一条路试试，父亲居然同意了的想法，并说：“有本事尽管显。”

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，我一个山村孩子，考上军校提了干。二十多年军旅生涯，父亲从不问我的职务与军衔，却总是告诫我做人要诚实，做事要认真。每次探亲回家，总能看到父亲端着那初中毕业时学校发的搪瓷杯喝水，或放在水缸边，或放在灶台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搪瓷杯的杯底和把手都快脱落了，父亲却用牙膏皮硬是把它补得严严实实。二哥几次要给我买个新的保温杯，都被父亲拒绝。

母亲说，父亲舍不得扔舍不得换，天天用它喝水，他说看到这杯子就像看到远在天涯海角的儿子。

每逢重阳，我总会捧着搪瓷杯，睹物思人。

常回家看看

□李金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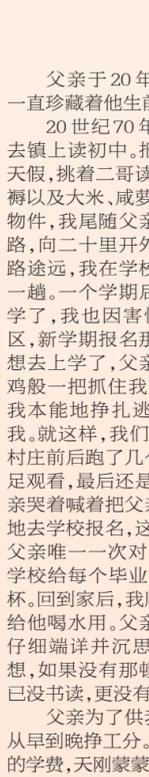
电话，父亲亦是如此。我知道，他们接起的不只是电话，更是女儿的一份心意。他们要的从来不多，一点点关心就足以慰藉他们的心。

每次从父母接电话的声音里，我甚至能分辨他们身体状况如何。20多年前，父亲因胃癌动过一次大手术，如今身体状况明显比母亲差，一年总是要病上几回。如果父亲身体欠安，他会刻意避开接听我的电话，想说的话由母亲代为转达，他怕女儿担心而影响工作和心情。这份小心翼翼的体贴，让我既心疼又愧疚。

有时，我打电话回家，响了很久却迟迟没人接听，我心急如焚，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。于是每隔几分钟，就重拨电话，直到打通为止。如果还是打不通，我会挨个给妹妹们打电话，了解父母的动态。因为父母年岁已高，我总提心吊胆，生怕他们会有什么闪失。

“父母在，家就在”，这句话我现在深有体会。我常提醒自己，有空多给父母打电话，常回家看看他们。

如今，我养成了隔三岔五就给父母打电话的习惯。听到电话那头一切安好的消息，便是最大的安慰。我不知道他们还能照顾自己多久，只能在远方默默祈祷，愿他们健康长寿。



碎碎念

又逢九月九，一年不知不觉又将溜走。最近几天望着窗外渐凉的秋色，我总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。

记得今年春节和双亲离别，那情景仿佛就在昨日。花甲之年的母亲头发花白、脸上皱纹密布，身体日渐发福。而年逾古稀的父亲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仍坚持在田间劳作。

父母住在乡下，至今不会用智能手机，维系我和他们的纽带便只有电话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为事业，离开了父母。记得刚工作那阵，总觉得父母还年轻，对他们的牵挂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有时忙起来，竟能一个多月想不起打电话。直到有一天妹妹告诉我，父母念叨我好久没打电话了，他们担心我在外是不是遇到了难处。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——原来我漫不经心的疏忽，在他们那里都是沉甸甸的牵挂。而他们，永远只会体谅女儿在外的不易。

每次我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年迈的父母亲会以最快的速度跑来接听电话，声音苍老却掩饰不住喜悦。

母亲会把家里情况事无巨细地告诉我，我基本上插不上话，只有洗耳恭听的我，我发现，从前不善言谈的母亲，在通话中变得滔滔不绝，每次都要和我聊半小时以上，甚至更久，每次都是我多次催促，还有其他事要忙，母亲才不得已放下